

兒童文學創作概述

蔡明原

一、前言

繪本、童話故事和少年小說依然是2017年台灣兒童讀物出版的主流；資深的兒童文學作家持續有新作品問世，新世代作家們則展現出豐沛的寫作能量，兒童文學的版圖是穩定擴張的。出版主流意味著讀者的閱讀喜好以及市場需求，不過，它們背後的作品樣貌卻不一定是重疊的。以後者來說，市場需求指向的通常是成人針對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某個環節的重視或期待，例如科學常識、學科素養等。這種功能導向讀物近年來獲得了許多創作功力深厚作家的青睞，作品品質之高相較於以往出現了明顯的差距。而身為所謂的「預設」讀者的兒童，其心之嚮往、視野聚焦的作品面容差異並不大，基本上和他們天性有密切關聯。

兒童文學一詞本身就是指涉了某種寫作條件的侷限，就目前的發展來看，這項條件尚未有突破的契機。作家們在題材的選擇上當然是自由的，不過在作品的主题、意涵等方面，便不能不考量讀者的理解能力。一般而言，作品的核心意念以及作家的創作意圖是對讀者開放、可觸及的，讓他們能在以「文學」為名的文字國度裡建構出「解構」現實世界的的能力。但是，這也不是說兒童文學完全排斥弦外之音，相反的，一些深藏於形式、議題與現象背後的喻意、象徵會如同彩蛋似的期待被挖掘。

從另外一角度看，「閱讀」這件事情受到重視的同時讓兒童讀物的出版更為活絡，原因多半是這個「行為」本身等同於專注力養成以及過程中獲得的訊息基本上是值得信賴的。因此，推廣「親子共讀」這個概念在近幾年獲得高度認同，是有其脈絡可循的。

因篇幅限制，本文所探討2017年兒童文學作品的範圍設定在初次出版的書籍，再版、改版等以及報刊作品不在此列，文內討論的作品若有疏漏、遺珠，請不吝給予指正。此外，撰寫期間承蒙高雄市蒲公英故事閱讀推廣協會提供台灣原創繪本收藏，在此致謝。

二、繪本

目前是台灣出版顯學的繪本，閱讀的年齡層已經大幅度擴展，「熟齡繪本」這類首要訴求對象不再是兒童的作品的出現便是證明。不過，「熟齡」兩個字或許還可以解讀成，以年長者常見的病疾為題材的繪本，如陳怡濂撰文、薛慧瑩繪圖《阿茲海默先生》（台北：大好書屋），黃麗珍《爺爺，記得我嗎？》（台北：幼獅）等談及遺失記憶、認知相關的作品。

接著要提到的是，文字作者或是圖文作者有計畫性的創作模式，這部分主要是「系列」與「主題」兩個類型。「系列」類型指的是以同樣的角色、延續性的情節作為創作

發想，例如陳致元的「小豬乖乖」；這個系列以動物為角色，藉由符合、貼近低幼齡兒童行為習性的形象設計，發展出活潑、大小讀者皆能共感的故事情節。例如，《乖乖愛幫忙》、《乖乖溜滑梯》、《乖乖坐馬桶》等作品（皆由親子天下出版）。

蘇雅純在2017年度在玉山社自寫自繪出版了《弟弟老愛和我唱反調》、《我們本來就不一樣》、《我愛怪獸》、《我可以養小狗嗎？》、《啊，小心！》、《真的有鬼嗎？》（范睿輝合著）等作品。這系列繪本敘述的是一位母親和小孩們的生活實景，作者以簡單、恣意的筆觸描繪人物，逗趣的呈現出兒童活潑、好動且不受控制的一面。如《真的有鬼嗎？》這部作品，在一個完整頁面上置放兩幅畫作、展現大人與兒童在戶外寫生時，視野所及的一切。很顯然的、兒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像世界裡，筆下「風景」的差異映照出的是尚未被制約的心靈活動。

王文華在巴巴文化出版了「十二生肖與節日系列」，便是主題式的創作規劃；依序是洪福田繪圖的《蹦蹦虎過元宵》、25度繪圖的《我的弱雞爸爸》、林廉恩繪圖的《大嘴龍牽紅線》、許臺育繪圖的《斑馬老師的教師節》、陳完玲繪圖的《豬古力的跨年願望》。除了上述兩種類型外，單一作者出版多部繪本的則有葉安德改編自列夫·托爾斯泰著作的《三隻熊》以及原創作品《左右》、《小綿羊奧利佛》（皆由和英文化出版）等。

環境的保育、維護意識的推廣與扎根，在因為過度開發而造成各種汙染、破壞，如山林、空氣、水源等的現代社會，已經是大

眾的共識。這樣的共識得以建立源自於對未來世界的憂心，訴求的主軸往往聚焦在「為下一代著想」、或是試圖為人類以外的物種搶回原有的生存權。因此，這個議題的關注以及作為繪本故事的主題可能不僅止於倡導或是反思環境遭受變動後，人們應該有何作為。描繪土地的真實的樣態，讓讀者認識自己生活的空間原來有著如此繁複的面貌，也是對話的方式之一。假使人們可以理解到日常所需的一切是來自於土地的賜予、彼此的關係是平等的，或許我們的讀者便可以理解所有正在進行、即將發生的變動背後所會產生的影響。

像是張秀毓的《爸爸的友善茶園》（台北：小魯）透過圖像繪製「茶」的產製過程，並在故事中傳達出和土地相處的最佳模式。「友善」這個詞彙的立場很堅定，兒童在故事裡認識到的是作物的美醜不一定是挑選的唯一準則，還必須關懷它們是怎樣被栽種而成的。粘忘凡撰文、孫心瑜繪圖的《台北奇幻旅行》（台北：遠流）從一位小女孩搭捷運途中的奇幻想像，帶領讀者看見了塑類製品對海洋生物的危害。小女孩對著正在吃不是食物的鯨魚憂心的喊叫，已經是這個故事最具批判的敘述了。因此，她的形象雖然薄弱，但其姿態實則震懾人心。

劉伯樂《野鳥食堂》（台北：青林國際）裡的各種鳥類繪製十分生動，形體的細部特徵與型態的表現彷彿充滿了生命力。故事敘述了鳥類在山林中的生活習性，也討論到了登山者們隨意棄置食物的不當舉動，讓牠們改變了原有的覓食行為。許增巧《台灣生態尋寶趣》（台北：水滴）展演了台灣不同地區不同季節的生態樣貌。這樣的形式容

納了充足的自然知識，搭配不一樣的內容（圖像、漫畫、遊戲），相信會帶給兒童多層次的閱讀體驗。韓雨樵《白頭翁與我》（宜蘭：上旗）描寫小男孩細心照顧在住家築巢、孵蛋養育雛鳥的一對白頭翁的經過。Lynol《小鹿的願望》和《小石虎找新家》（兩書皆為小光點出版）寫的是台灣原生動物的故事。

此外，范欽慧撰文、莊詠婷繪圖《會飛的禮物》（台北：小典藏）、阿力金吉兒《有時候》（台北：小魯）、黃郁欽《我家在這裡》（台北：玉山社）、唐唐《小狗嘍嘍搬新家》（台北：親子天下）、張又然《藍色小洋裝》（台北：青林國際）等繪本皆可視為大自然謳歌、幫土地留下珍貴紀錄的作品。《會飛的禮物》寫的是在離島、接近原始的環境中的生活點滴，《有時候》則用不同媒材、灑脫的筆觸呈現許多不一樣的地理形貌。《小狗嘍嘍搬新家》試著找出動物生理需求改變的原因，最終理解了適於。乜寇·索克魯曼撰文、依法兒·瑪琳奇那繪圖《伊布奶奶的神奇豆子》（台北：青林國際）的故事說的是共存於台灣的另一種文化面貌：透過一位原住民長者的務農慣習，展現出了族群的生態觀以及精神史。陳麗雅的《我的水果寶寶》（台北：小魯）以顏色飽滿、圓潤的筆觸展現出作物生長過程及其樣態。

繪本的圖像表現大多具備一定程度的敘事動能，它所擁有的推展情節、演繹題旨的能力，以及開創出的有別於文字故事的想像空間，應可視為培植兒童視覺文化涵養不可或缺的媒介。例如經由寓有深意的圖像、描繪逐漸式微於現代社會的傳統事物進而重

現其價值的作品；孫心瑜《酒釀》（台北：聯經）一書介紹了古早味食物的風貌與做法，詮釋「家庭」的意義。劉如桂《風獅吼》（新北：步步）細述土地、信仰和人民三者為何如此緊密連結的原因。張哲銘《菜市——畫家帶你逛菜市》、《夜市——畫家帶你逛夜市》（皆由步步出版），「說」的是市場這種販賣物事的空間型態作為台灣人民日常生活的重心不僅滿足了物質需求，也具有連繫情感、凸顯在地特色的功能。林秀穗撰文、廖健宏繪圖《九色鹿》（新北：步步）以佛教經典為本，譜寫出一段探討人性本源的故事。陳又凌《台灣地圖》（台北：聯經）呈現了台灣各個地方的特色景觀。

以兒童為出發點所創作的繪本，其文圖經營必須考量讀者的理解力與接受度。但是，這並不代表作品不能涉及嚴肅的議題，或是揭露這個世界「殘酷」的一面。像是挖掘白色恐怖事件的作品，吳易蓁撰文、廖佩慈繪圖《愛唱歌的小熊》（台北：玉山社）；或是討論人權問題，幸佳慧撰文、陳昱伶繪圖《透明的小孩：無國籍移工兒童的故事》（新北：字畝）；翻轉固有性別印象，鄺苡庭、林俐《阿妞一家》（台北：聯經）；身體與自我認同，WaHa Huang《拉拉的皇冠》（台北：巴巴）；家庭嚴重失能與失去人生目標的孩子，潘响仁撰文、陳怡揚腳本與繪圖的《黑孩子》（新北：字畝）；辯證新聞的虛實與信任度，陳默默撰文、何怡萱繪圖《超人氣新聞比賽》（台北：聯經）。

除了嘗試著讓兒童認識世界的真實面目，和他們切身相關的主題的繪本則有：從困難、逆境中培養出勇氣，李玟萱撰文、施

佳伶繪圖《翔翔搭電梯》（台北：聯經），陶樂蒂《我要勇敢》（台北：小光點），王文華撰文、黃祈嘉繪圖《大象亮亮》（台北：小天下）；愛好遊戲的天性，李憶婷《再玩一下下嘛！》（台北：巴巴）；從尋常日子岔出來一段天馬行空的旅程，劉旭恭《車票去哪裡了？》（台北：小天下），貓小小撰文、貓魚繪圖《搭便車》（台北：巴巴）；建立起新的生活習慣，李若昕《小班》（台北：巴巴）；體會離別（寵物）的苦楚，郭乃文撰文、周見信繪圖《小白》（台北：信誼）；美味食物料理以及它們的長成過程，楊馥如《好麥給你好麵包》（台北：玉山社）和許增巧《和我一起去看野餐》（台北：小魯）；異於常人的睡眠模式，陳沛琄《一直一直躺著睡》（台北：巴巴）；兒童喜愛探索未知事物的本性，哲也撰文、陳美燕繪圖《去冒險》（台北：小魯）；交換禮物和書的價值，方素珍撰文、何怡萱繪圖《你送玫瑰，我送什麼呢？》（新北：小熊）。

三、童話與故事

童話創作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便是「學校」這個場域受到許多寫作者的青睞。家庭之外，學校是童話主要閱讀群眾（國小學生）最為熟悉的生活環境。因此，以校園為背景的作品容易引起迴響的原因在於，它的情境對讀者是親切的，能和現實景況反覆對照、驗證。兒童進到這個場域的目的是學習，像是從教師身上獲得不同學科的學問，或是和同儕相處習得社會化的互動方式。當兒童走入校園的那一刻起，身分轉換了，並且將面對另外一種權力關係的考驗。在這種

帶有階級意味的關係中，寫作者致力於翻轉形象、和刻板印象產生衝突，然後在趣味橫生的情節裡帶出語文、歷史、品格等領域的知識。相關作品有：林哲璋《用點心學校8——包在我身上》、《不偷懶小學4——忍不住大師》（皆由小天下出版），還有《屁屁超人外傳屁屁超人外傳直升機神犬2·校長的「毛」病》（台北：親子天下）；王文華「可能小學的西洋文明任務」系列《埃及金字塔遠征記》、《亞述空中花園奇遇記》、《決戰希臘奧運會》、《勇闖羅馬競技場》（皆由親子天下出版）；林世仁《妖怪小學3——相反咒語》（台北：親子天下）；阿德蝸《烏龍小學的唐詩遊樂園——叁·無敵轉學生王維》（台北：小兵）。

以非人的生物作為角色，如動物、昆蟲、水族等，仍是童話創作的潮流，而且這股潮流應該不會有退去的一天。這類型作品大抵分成幾個面向，一是依照生物原有的習性鋪展情節，幫助讀者認識生物在人類的「世界」中生存的困境。如洪佳如《蒂蒂今天不下蛋》（台北：幼獅）書中的作品〈寄居蟹家族〉，寫的是因為環境汙染，寄居蟹只能找尋塑膠瓶蓋這樣的東西充作護命的家屋。二是顛覆人們對動物的刻板想像，如傅林統《變！變！變！動物園》（台北：九歌）中的〈霸凌虎變友善虎〉，敘述原本兇惡的動物性格轉變的過程。或是管家琪《猴子裁縫的絕活》（台北：幼獅）的〈找不到羊皮的狼〉，寫的是透過扮裝想要獵捕羊群的狼，在一連串的挫折後改變想法，「本來嘛，也沒人規定狼就非得做壞事不可」。

三是動物和人類共享或擁有運作世界的權力，書寫重心多是放在價值觀的剖析。

如亞平《貓卡卡的裁縫店》（台北：小天下）；其溫馨、情意深遠的故事內容和舒緩的筆調，讀後使人雋永不已。蕭逸清《神探噴射雞3——腳書大魔法》（台北：小天下）一書的題材涉及時下人們慣用的互動模式（網路社群），對讀者來說應能造成迴響與反思。賴曉珍《好品格童話1——壞脾氣的星星》（台北：小天下）中的作品〈紫松鼠〉，內容涵蓋雖然涵蓋了歧視、民主、利他行為等繁複議題，但故事中溫情的對話以及主角純真的性格表現，讓原本尖銳、衝擊的言語交鋒獲得舒緩的機會。

另一種建構幻想世界的方式且受兒童喜愛的童話類型是，是以「異人」的形象設計，在既有的邏輯基礎上開展出拓展兒童認知格局的故事。例如，蘇善《好野人》（台北：巴巴），以「巨」人納非和「小」野人總是會造成村落重大影響的一舉一動為題，牽引出自然保育相關思考。林世仁《不可思議先生故事集》（台北：親子天下）開頭便寫道剛出生的阿笑咕未及滿月，就「幾乎把動物演化史都哭過一遍呢！」這位主角每個階段的成長，都像古老的神話傳說般讓人匪夷所思。童話本身就是想像事物的聚合體，它承諾兒童的閱讀將會是興味盎然的。不過，作者在故事中創造出了超能主角與魔幻世界觀、看似會是一趟充滿樂趣的旅程的同時，還嘗試挑戰「知識」這個概念：它其實不是處理、解決問題的萬靈丹，相反的，可能會是種「限制」。

也就是說，這本書要談的是「啟蒙」兒童這件事情的意義和必要性。它是進步價值與文明進展的象徵，意味著狀態的提升以及獲得社會的認可。提奧多·阿多諾與馬克

斯·霍克海默合著的《啟蒙的辯證》一書中提到，啟蒙的行動改變人對自然的態度，它的「綱領在於世界的除魅（Entzauberung）。啟蒙要破除神話，以知識顛覆幻想」。故事一方面讓主角的超能狀態盡情展演，另一方面也拋出一個又一個的框架，試圖侷限住他廣無邊際的想像力與視野。因此，這部作品經由諸多命題的反覆辯證，像是有限與無限、教育本質、死亡抉擇等，一種哲學性的思維就如微光自文字的縫隙穿透、悄然釋放了讀者的心靈。

妖怪類型的童話適於發展成系列作品，因其形象本身具高度衍異性，例如角色的能力、特徵、行為習慣等。這類型童話在議題設定與討論往往有著頗餘裕的空間，即便是情節中帶有教育意味或是企圖釐清偏差觀念，皆能找出可以沖淡教條色彩的設定。王宇清《妖怪新聞社2——止不住的哈啾與癢癢事件》（台北：巴巴）談求快不求真的新聞報導態度與民眾追風跟進的心態，作家嘗試在人物與人物的對峙、衝突的場景中，提煉出顛撲不破的真理：獨立思考的重要性。

施養慧《不出聲的悄悄話》（台北：國語日報）以生活中常見的「物」為題材，如交通號誌、大眾運輸工具、提款機等。王淑芬主編《九歌105年童話選》（台北：九歌）收錄了年度童話獎得主賴曉珍的作品〈紙男孩〉；本書以作品調性如抒情、幽默、哲學為分類標準，讓閱讀有較為明確的依據。《機器人保母》（台北：國語日報）是牧笛獎得獎作品合集，于景俠以〈機器人保母〉獲得首獎殊榮。這篇作品敘述機器人和人之間產生了原本不可能出現的情感連結；題材雖然不算新穎，但故事中想要找到小女孩的

主角（非人）的執著以及所有看似徒勞無功的一切作為，表面節制、內在卻是不斷地在醞釀某種能量的文字敘述中，閱讀的情緒因此漸次堆疊，最後這些積累在結尾處完全綻放。這篇童話裡的情感呼求是跨越國界的，不會因為語言、種族等因素就被削弱它可能觸發的共鳴，證明了純粹、真誠的心念永遠會是文學創作的初衷。

童話故事方面有以傳說人物為題材的作品，如陳景聰《台灣民間故事2——義俠廖添丁》（台中：晨星）；或是細數花草植栽的美好，如陳素宜《植物研究社》（台北：國語日報）等書。

四、童詩與兒童散文

蕭秀芳的童詩集《天光記得開廳門》（澎湖縣政府），是少見的以整本書篇幅、詩的形式記錄、描繪地方的兒童讀物。這本充滿鄉土氣息的童詩集中常用台語（俗諺）來傳達土地的歷史記憶，包括了人的情感以及澎湖的氣候、地景與產業結構。詩作的意象表現除了可親易感之外，還呈現出一種含蓄的氛圍；那大概是因為她對這座島嶼的熟稔程度、已經內化為生命的質素。筆者認為，就以地方為題材的兒童讀物來看，這本書寫澎湖的童詩集的藝術性及其涉及的面向，是值得推薦的。

國寶級的兒童文學作家林良，雖已高齡但仍持續創作不輟，且作品水準未曾稍有失跌的情況。他的《蝸牛——林良的78首詩》（台北：國語日報）共有4輯，分別是「蝸牛」（生物）、「樹」（植物）、「那個孩子」（人）和「沙發」（物件）。從林良的詩作中很明顯的看出他敏銳、細膩而富含想

像的觀察能力，因此，即便是常見的題材在其筆下多能滋長出新的面貌。例如〈蝸牛3〉（頁22）這首作品，內容是：

別的動物快是快，
但是
牆頭上有些什麼，
誰也沒我知道得多
——蝸牛說。

在短短五行、讀來沒有負擔的詩句中，既描繪出了生物的特性，更扭轉了一般對追求「速度」的印象。文中沒有寫到「慢」這個字，但卻體現了這樣的動作模式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能因此得見被忽略的風景。

林世仁《字字小宇宙》（台北：國語日報）以漢字詞為題，經由拆解、巧心設計，具體且精準的把漢字詞的各種表現寫成了一首首聯想力十足的童詩。台灣的童詩創作與出版在數量方面雖然不多，卻一直有高水平的表現。量稀質純的現象讓台灣的童詩領域有如聖地，讓人心生嚮往而少有人實際投身這個行列中。詩的語言是涵養美感的最佳處所，但即便是童詩、它所要歷經的雕琢與修磨不會比成人詩來得少。畢竟，童詩仍要兼顧可看性、和讀者產生良好互動的特質，在比例的拿捏、取捨方面必須得費心思量。

陳素宜長期經營兒童散文，2017年度出版了遊記性質《兔子阿姨的春花秋葉》（台北：幼獅）一書。散文寫作和其他文類不同的是，作品的內容具備高度的「真實感」。基本上，這種真實感等同於作者的人生履歷，讓讀者窺見其底心所思所感。

五、少兒小說

台灣的少兒小說在2000年之後，逐漸趨向於現象的關懷以及觀念的導引。部分作家們對現象的描述或是考察，基本上多是聚焦於青少年在時代、社會等各種場域中所遭遇到的困境、問題和挫折。這樣的創作趨向的可貴之處在於，讀者很快的就可以將自身的處境投射到故事構築出的情境之中。但較為可惜的是，現象的結構性因素似乎被忽略了，而使得作品結尾往往以一種絕對的、明確的甚至是二元對立的策略去處理。青少年讀者在作品中得到了答案，卻可能缺少思辨的機會。換句話說，這種創作模式像是闢建出一條順暢、單向的道路，讀者走在這條路上不需太費力、不必擔心會走失，因為終點一目了然。因此，創作者在摸索青少年讀者到底需要什麼的同時、假使又能夠拓展他們的視野、進一步啟動思考的開關，也許會是台灣少年小說發展另一個重要課題。

首先從張友漁《壞學姊》（台北：遠流）談起，「壞」學姊這個書名就是一個切中議題的象徵，它的言外之意便是霸凌。但故事中學姊的霸凌行為卻是因為某種執念而生的，所以，讀者對它的看法可能會開始動搖。驅使學姊做出這些事情的原因是為了解決一個遺憾，而名義上的受害者逐漸地理解她為何要這樣做之後，一個相對完整的思考空間在推理解謎的過程中被撐開了。如衡量行為本身及其理由兩者間的連動關係和正當性，包括了故事裡其他事件關係人物的善惡評價，這樣的契機毋寧是可貴的。此外，《壞學姊》一書中揭示了「創作」殿堂的奧秘，細膩地刻劃出作家的心理狀態，在台灣少年小說中這種題材是少見的。筆者在

〈性別、族群以及「神思」——2017年少年小說的幾點觀察〉¹一文裡提到：「它有意識的要展現寫作的本質以及作家的內心世界，那可能是我們在捧讀小說時從未想過的問題。作品的出現是那麼的理所當然、但評價一本書的詞彙總是單一，畢竟少有人會主動關心它是在多少神思的雕塑琢磨下方能誕生。」

推理元素在今年度的少年小說中相當常見，除了《壞學姊》外，張國立《海龍·改改》（台北：巴巴），陳素宜「少年推理小說1」系列書籍：《頭號通緝犯》、《校園紅衣鬼》、《終極解碼戰》、《消失的黃金》（台北：小兵），劉美瑤《撒野的憤怒馬桶》（台北：九歌）等。「推理」類型的作品迷人之處在於抽絲剝繭的過程，懸疑、緊張的氛圍通常能輕易讓讀者投入。青少年對歷險、犯難情節的愛好代表想要證明自身的渴望，透過獨力或是和同儕協力，去面對以及解開某個積存已久的難題。所以，在步驟和方法的設計雖不得不考量他們能力範圍，但重點會是在此侷限中（不被看好、期待）怎樣試著敲擊開得以拔擢的破口。

張國立《海龍·改改》的故事情節由一本日文筆記本開啟，主角阿生以為會循此找到寶藏，殊不知卻意外改變了許多事情。這本融合歷史事件、環保意識與自我成長的少年小說，情節裡線索的提示與推敲節奏明快順暢，因而和看似生硬的工業知識傳遞同軌併行時，內容讀來是有趣生動的。此外，人物間情感關係變化、發展的表現不僅「自

1 蔡明原，〈性別、族群以及「神思」——2017年少年小說的幾點觀察〉，《台灣出版與閱讀》1期（2018.03），頁126。

然」，還蘊含世代傳承的意味。意思是說，用言教方式灌輸某個世代的價值觀已然不合時宜，意識型態的溝通勢必得透過行為、慣習和情感的展現方有可能取得另個世代的認同。

當然，認同的面向是多元的，性別就是其中之一。林滿秋《黃洋裝的秘密》（台北：小天下）談的是跨性別者如何尋求家庭成員的認同，尤其是站在子女的立場上、她們心境的轉折，以及得在哪種契機中才有可能「諒解」雙親離異的真正原因。這本少年小說為故事主角安排了許多性別議題相關的事件與人物，當璨璨一次又一次遭受到觀念的衝擊時，她跟已經變性的「父親」的距離可能就更縮短一點。少女璨璨之所以在最後接受了父親的性別傾向，關鍵是擁有一個完整的緩衝空間；她的疑慮、憤怒和不被尊重的感受在參與了他人遺憾、苦難的生命歷程後逐步的消解。

這過程毋寧是艱難的，不論是性別的認同或是身分的認同。呂紹澄《夏天已過去》（台北：四也）、薩芙《巴洛·瓦旦》（台北：九歌）、陳榕笙《麻達快跑》（台北：巴巴）、李明珊《飛鞋》（台北：九歌）等少年小說以族群在這塊土地上的境遇為主題，描繪原住民的精神圖景以及在不同的時代面臨的複雜困境。有些困境彷彿已成為原住民族群的原罪，他們不僅找不到解方、還代代因襲。所以，這幾部作品裡的主角們在擔負起上個世代留下來的重軛時，還得叩問解套的可能。

對青少年而言，這樣的重擔其實超過了他們所能承受的。例如，《夏天已過去》中主角的父親因為工作失意養成酗酒習慣，

母親不願繼續這樣的生活而離家，他被迫撐起一個「家」。《巴洛·瓦旦》裡的主角則是懷抱著一絲絲的希望，獨自走進險山峻嶺，期待能夠和父親見上一面。這部作品裡用了意識流式的寫法，描繪少年壓抑的情緒以及滿是創傷身心狀態，讀來頗有不得喘息之感。《麻達快跑》的故事背景發生在清領時期，敘述一段發生在多重掠奪壓力下的西拉雅青年、追尋自我的旅程。《飛鞋》講述一位在校園、家庭等環境中總是格格不入的主角，在回到了布農族部落和奶奶朝夕相處後，糾結的心靈慢慢地抒解開來。

提到了加諸於少兒身上的重擔，教育體制也是他們無法迴避的；黃秋芳《逆天的騷動》（台北：幼獅）寫到了學子在升學制度下掙扎的景象。董少尹《網球少年》（台北：九歌）和李光福《舞街少年》（台北：九歌）說明不該以成績作為評價個人的唯一標準。壓力的來源不只是成人，同儕歧視的眼光也更難承受；陳榕笙《孤狗少年》（四也）便從3C產品過度普及的現象著手，試著為讀者闡述「物」的價值與重建「物質」的本意。

此外，蘇善《島游4.0》（台北：秀威少年）透過饒有異趣的敘事策略，探討海洋保育議題。陳素宜《愛的奇妙獸醫院：獸醫姐姐的讀心術》（台北：四也）講述各種挫折裡生存的少兒，和動物相遇後心靈得到療癒的故事。陳郁如繼「修煉」系列作品獲得廣大迴響後，推出了「仙靈傳奇」系列，2017年出版了第二集《詞靈》（台北：親子天下）。鄭宗弦《穿越故宮大冒險2：肉形石的召喚》（台北：小天下）也是系列書籍，作家以歷史文物為題材，織寫出穿梭古今的奇

幻故事。陳沛慈《龍族英雄·狴犴Bihàn：駛向地獄的列車》（新北：小熊）一書電玩風格強烈，情節緊湊且對決場面的描繪頗為生動。

六、結語

在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日，台灣的兒童文學應該要以什麼樣的姿態立足於華文圈，並進而展望國際、讓誕生自這塊土地的作品能夠成為世界共通的語言？李潼曾經以少年小說為例子，認為兒童文學如果要能國際化，地域性則是關鍵，他說：

這地域性和國際性的呈現，大抵是在文化表徵上。也就是生活方式裡的衣食住行育樂，經由社會、經濟、政治、軍事、土地、氣候種種繁複演變的生活態度，與相對的地域和國際凸顯出特色，以及能夠感受、樂以理解的美好狀態。²

也就是說，「本土生活經驗」是作品得以兼具吸引本地讀者目光與邁向國際的重要元素，也是寫作者必須要有的認知。當「最本土化即為最國際化」這樣的觀念成為創作的初衷或是理念的核心時，或許我們就擁有了可以堅守立場、不被動搖的根基。

最後，筆者想要引用黃郁欽的《我家在這裡》繪本中的文字作為結語；故事的最末兩幅跨頁繪製了兩個橫躺的台灣圖像，其中一幅是以顏色劃分出各個區塊，區塊中有著男女老幼面容互異、但都帶著笑容的人們。另一幅圖畫中綠色的台灣彷彿優游於海洋之

上，上頭開滿了各式各樣的花卉。它們搭配的敘述是：

我家在這裡。這裡有好多人。不管他們來自哪裡？
什麼時候來的。
大家都開開心的住在這裡。
這裡是一個美麗的島嶼。
我家在這裡，
你家在哪裡？

本文認為，如何讓兒童透過閱讀認識更多這塊土地美好、美麗的一面包括了歷史的、精神的、情感的景緻，並且試著從認同家園的形象開始延展、建構出國家的想像，相信是值得寫作者思考、投注心力的創作方向之一。

2 李潼，《少年小說創作坊——李潼答客問》（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9.06），頁272。